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真普聯」方案只是彭定康方案的借屍還魂

高天問

真普選聯盟推出了2016和2020年的立法會改革方案，可以說是彭定康方案的借屍還魂，是英國殖民勢力進行復辟反撲奪權的進軍號。港英統治的時候，推行代議政制，方向就是單議席單票制，英國人先搶開培養最大的政黨，然後通過有利大政黨的選舉方式，讓這些政黨控制了立法會，立法會控制特區政府。這種政治構想，隨着彭定康的撤退，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真普聯」又要把這一種憲制重新復辟，讓英國殖民勢力培養的代理人捲土重來，想得更美。但它又怎可以逾越《基本法》？

這個方案提出2020年「終極全普選」，約半數是分區直選，恢復上世紀90年代曾採用的單議席單票制，全港分成約40至50個選區，平均每區約8萬至10萬選民，另外半數採用政黨比例代表制，按各政黨在全港的得票比率分配議席，可以設置最低得票門檻，避免得票太少的政黨也分到議席。「真普聯」強調主要目標是「避免議會過於分裂」。這個方案還提出了取消分組點票的表決機制，取消功能組別議席，取消比例代表制的半數議席。

為英國殖民勢力復辟服務

按照這一個政改的藍圖，最後將會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政黨控制了立法會，立法會控制了行政機構，立法會最大的政黨黨魁，必然就是行政長官。香港的行政長官的權力，就是來自香港的市民，而不是中央

的授權，這些市民可以是中國國籍，也可以是外國國籍，今後將更加強力抵制《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香港將會成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原來的《基本法》憲制架構，全部廢除。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將會全部廢除，變成了橡皮圖章。

這個方案現在這個時刻提出來，反對派究竟有什麼意圖？

第一，是搶奪話語權，讓立法會的政改壓倒了行政長官政改，成為主角，成為主旋律，搗亂了人大常委會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安排優先於立法會普選安排的順序，節外生枝，讓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要服從於立法會普選的方案，製造更多難題，製造更多衝突，最後讓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無法落實。

第二，為立法會製造更多的議程和政治爭論，開展拉布，癱瘓立法會工作，癱瘓了行政長官的經濟轉型

和改善民生的工作。挑戰《基本法》，癱瘓《基本法》，徹底否定了循序漸進、均衡參與、行政主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原則。

第三，擴大反對派的力量和活動空間，擴大反對派的議席，改變立法會的表決機制，即使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被反對派否決，反對派也要繼續利用議會裡的少數，控制和拖延政府的提案，使政府任何事情也辦不成。使立法會永遠陷於分裂狀態，使行政機關變成玻璃鴨。

第四，製造更多的籌碼，在政改問題上，向中央討價還價，為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設置更多的障礙。

第五，反對派要在法理上否定提名委員會的集體表決權，要避開提名委員會另外搞一套，基本沒有任何憲制條文依據，倒不如利用立法會的普選方案，干擾主題，伺機製造新的戰場，尋求突破。

只會令特首普選節外生枝

真普選聯盟說要「避免議會過於分裂」的說法，是沒有法理依據的，也是不可相信的。「真普聯」提出把議席增加到九十席，把選區縮小到八萬人左右，只會讓更多小政黨有機會突圍而出，造成了選舉受到地方問題主導，議會的分裂更加嚴重，派系更多，將立法會區議會化，更加難以圍繞全港性的問題達成共

識。到時，巴士路線問題、焚化爐問題、堆填區問題，就會形成小局的利益，壓倒了全局利益，立法會更加分裂，更加不能形成支持行政機關的力量，行政機關得不到議會的支持，一樣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現在立法會分裂的情況，並不是比例代表制所造成的，是選區保持不變，不斷按比例增加議席所造成的。有一些選區有9個到10個議席，使得獲得7到8%選票的激進派，也可以入圍所造成的。立法會選舉只要把選區由現在的五個提升到八個，每一個選區的議席下降到4到5個，激進派就不可能憑着7%的選票進入立法會，進入立法會的議員需要比較闊的政治光譜，起碼要擁有15%的選票，才可以入圍。這樣，比較溫和理性的代表，就較容易進入議會，淘汰那些激進的候選人。

港英統治的時候，推行代議政制，方向就是單議席單票制，英國人先搶開培養最大的政黨，然後通過有利大政黨的選舉方式，建立左右大局的政黨，然後讓這些政黨控制了立法會，立法會控制特區政府。一句話，這是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國家模式的政制。這種政治構想，隨着彭定康的撤退，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真普選聯盟又要把這一種憲制重新復辟，對抗和取代《基本法》的憲制，讓英國殖民勢力培養的代理人捲土重來，想得更美。但它又怎可以逾越《基本法》？

「流血論」暴露「佔中」暴力本質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所

觀塘貧窮之因

顏汶羽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真是五時花六時變，「佔中」多次變調，繼早前高調宣傳其「核爆香港、核爆中環論」，後來意識到以暴力作招徠的效果不太理想，欠大眾認同，才改以「愛與和平」糖衣包裝該暴力政治運動，但其不軌政治圖謀終歸圖窮匕現。戴氏日前在報章撰文指「在香港為爭民主而坐過牢的、流過血的，實在也是太多了。」鼓吹港人流血，煽動港人為爭取所謂「真普選」付出更大代價，這「流血論」是赤裸裸的暴力宣言，暴露了「佔中」的違法本質，與早前的「愛與和平」前後矛盾，自打嘴巴，若按戴氏所言，「佔中」的後果將是以暴力流血告終，血染中環，一眾參與者有機會受傷及被捕。

香港生活節奏有規律，我們習慣安逸穩定的模式，對腥風血雨的政治避之則吉，更何況要香港人捲入違法政治運動的暴力風波？「佔中流血論」可以肯定一點，「佔中」若事成，參與者拉雜成軍，各懷鬼胎，場面必然失控，流血在所難免，可能是滋事分子肆意借故挑起事端，可能是主辦方未有控制場面而失控，會有人趁火打劫，會有人火上加油，會有人教唆煽動他人犯罪，場面將一發不可收拾。屆時主辦方便會推說參與的雜牌軍不是他們的人員，衝突與發起人無關，企圖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再按劇本發聲等等。金蟬脫殼後，留下的只有被「佔中」暴動破壞的中環和參與者被捕，香港法治留下污名，參與者留下刑事案底。

「流血論」的預告吸引嗜暴力愛挑釁的激進參與者，使「佔中」的暴力升級，隨時「佔領中環」成了「血染中環」，猶如在東歐及非洲的「顏色革命」，沒有愛，更沒有和平。「佔中」若成功集結，參與者將充滿恐懼和徬徨，提心吊膽，不知暴力「佔中」怎樣和何時落幕，悔不當初；參與者的家人將盼望其家人安全歸家，擔心其前途出路受影響；投資者擔心政局不穩而撤資；辦公室在中環一帶的上班族復工無期，為飯碗而焦慮。各方都成了輸家。

「血染中環」禍害害人，其破壞力遠超「核爆」當刻，是久遠的，香港的法治和公共秩序盡毀，金融中心的國際形象毀於一旦，香港成了動亂之都，暴力溫床，永無寧靜，競爭力急挫，工作崗位流失，香港人休想安穩過日子。「佔中」欠缺民意基礎和認受性，本質違法，「流血論」更預告「佔中」以暴力流血落幕，「佔中」的真善美故事動聽，實為糖衣毒藥，年輕人不要被政棍利用，淪為「佔中」棋子和「政治炮灰」，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貧窮線公佈後，觀塘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都「名列前茅」。作為在觀塘出生、每天都在觀塘生活的一分子，觀塘貧窮的原因在於政府規劃的失誤，主要有四方面需要政府正視。

首先，公屋的比例極高。觀塘作為香港最早期發展的市區之一，很多早居於觀塘的市民現今已屆退休之年，他們仍居於觀塘的公屋區內，如坪石邨、和樂邨等等，都是已經超過40年的老屋邨。加上，近年政府大力在觀塘區內增建公屋，先後有藍田邨、秀茂坪邨、油麗邨、彩盈邨、彩德邨、彩福邨、牛頭角下邨，在未來幾年還有牛頭角下邨的第六座、安達臣發展區等等。公屋佔觀塘區的房屋比例極高，這是觀塘貧窮人口較高的其中一個因素。

其次，在新型屋邨的家庭結構多以年輕家庭為主，年輕夫婦加一至三名初小的朋友。這些家庭的婦女多要照顧小朋友而未能全職工作，令住戶收入大減，只靠丈夫在外工作，養活一家的例子在觀塘甚為普遍。

第三，地域流動性較低。觀塘區有半山的居民居於半山之上，包括藍田區、四順區、秀茂坪區、三彩區等，這些屋邨區的居民離開港鐵站都有一定的距離，均需要使用綠色專線小巴連接港鐵站。這個接駁成本、時間成本均影響了居民工作的意慾，特別是兼職工作者。

第四，觀塘區的勞工需求與供應錯配。觀塘區是昔日的工業區，是勞工密集為主導的，但今日的觀塘在起動九龍東的概念配合下，均以商業大廈為主，是高學歷及高技術勞工為主導的。可是，觀塘區的居民是以公屋為主，他們不是觀塘商貿區需要的勞工。因此，原區工作的可能性大減，大多需要跨區工作。但跨區工作是需要成本的。

要舒緩觀塘區貧窮情況，政府需要減低公屋在觀塘區的比例，增加區內的兼職職位空缺，增加區內服務業的職位空缺，增加兒童託管服務、提供更多接駁優惠，增加地域流動性、重設求職者交通津貼。筆者希望政府及社會各界除了低收入生活津貼等惠及全港貧窮人口外，更應重視地區性的貧窮原因，針對性地處理地區貧窮問題。

台灣馬王之爭有何出路？

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

台灣的「九月政治風暴」首由馬英九出招，因着「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民進黨的「立院」總召柯建銘被發現兩人之間有司法「關說」之舉，一時深感痛惡絕之，斷然祭出黨紀，將王金平開除出黨，以儆效尤。然而，王金平面對馬英九的強攻卻玩軟的一手，以「人情」鬥「法理」，取得黨內一些同情，加上柯建銘領導綠軍反擊指特偵組有不法監聽之嫌，又挫了馬銳氣，馬王之爭騎虎難下。這5年來台灣議會枉法不講民主原則紀錄惡劣，馬領導的國民黨未必鬥不過民進黨，有輿論建議馬以「解散立法院」重選總統扭轉形勢，連帶將王摒除出局，看來馬也別無他途了。



鄭赤琰

馬動用黨紀對王出此重手，正是他一向對公職人員的守法要求一絲不苟的表現。何況柯建銘又是反對黨在「立法院」的行動總指揮，過去自馬上台當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第一年的所有「行政院」的重大提案竟有六成多無法在「立法院」通過，之後每年都有重大提案受挫或受阻延而屢議管治大事。

不可思議的是「立法院」的國民黨議員佔有四分之三的多數，民進黨與台聯黨也不過四分之一議員，如此一面倒的人數優勢，國民黨竟然在「立法院」屢屢失守。表面看來，有人責怪民進黨議員採用暴力阻止「行政院」官員提出議案，有時群起把「行政院」官員拉下台，有時公開打架使得「立院」無法議事，更不可思議的是王作為「院長」，竟被民進黨議員連拖帶請關進了休息室、鎖上門，連起碼也用「萬能膠」封塞起來，叫人無法開門。所有這些不法行動，看在國民黨眾多黨員眼中，深感不解，為什麼「王院長」不採用「立法院」法紀阻止這群不法議員？王自己的說法是議員有代議士身份，不能造次，否則會被人說話，也正是因為反對黨議員百般依順、萬般忍讓，王也就日久成性，以平息爭論為名，凡有重大立法與政策提案上會，王便和民進黨立院負責人磋商，凡事要先取得對方同意才讓提案呈院。偏偏柯建銘是個老練的政客，也深知王與馬過去因為有過黨主席競選之爭而結下深深的心結，因此每當王柯磋商議案時，總是以破局告終。這樣的紀錄累積下來，已經有過五六年的積怨，馬也一直拿王沒辦法。

惹法治「潔癖」馬鬥志昂揚

上個月，特偵組懷疑王柯有勾結，剛好柯犯上司法案，特偵組向法院申請准許進行截聽柯的電話，一聽之下，果然截獲柯在電話懇請王金平代其向負責案件的法官放其一馬，手下留情，這通電話明確犯上了司法「關說」之罪，若罪成，王與柯都會丟官坐牢。特偵組負責人將情況向馬陳述，馬一怒之下，把王黨籍開除掉，並藉此終止他的「立法院院長」的職權。

可是王心有不甘，採取法律訴訟，經地方法庭初審判決，馬敗訴，理由是因為王是「院長」，開除他黨籍會影響到他的「立法首長」的身份，在王的「關說」案仍未定讞前，不能取消其黨籍。馬聞判，不甘心，再告到高等法院，再判馬敗訴。

雙方一來一往，風波由9月拖到10月，兩次的敗訴，不但助長了王的氣燄，更助長了民進黨的戾氣，馬英九原是百事「娘娘腔」的，一旦惹到他的法治「潔癖」，就怎樣也不言退，黨內大佬的連戰和吳伯雄等都看下去，深怕馬王之爭再纏鬥下去，會重創國民黨，可是馬這一回卻鬥志昂揚，法場開鑼斷不下去，便戰場轉到政壇。馬估計自己剛在幾個月前競選黨主席連任成功，何況王選黨主席還是他手下敗將。至於名嘴的評估，也

多認為王不善搞選舉，他出身在台南，卻沒法為國民黨保住南部的選區，王自己還要靠委任當上「立法議員」，更加上王和民進黨結上「珠胎」，早已被藍軍視為「藍皮綠骨」的「暗鬼」，和李登輝同一伙都懷有台灣本土情意結，想拖垮這個外來的國民黨。因此馬估計只要發動黨內戰場，迫國民黨作出選擇，他們不會選王。

王打人情牌贏同情

但是王也不是省油的燈，面對馬的強攻戰術，王卻玩軟的一手，他強調在「立法院」不能用多數壓少數，否則會迫使反對黨走上極端而破壞議會民主討論的文化，他再三解說為何柯向法官打「電話」，不是「關說」，而是「關心」，對人「關心」可贏取人情，到立法庭上僵持時，人情便可幫忙解套。他這說法企圖以「人情」去鬥「法理」，他的說法不但讓平日給他用「人情」收攬的藍色議員動容而同情王，民進黨議員更是「見縫插針」，趁機串聯國民黨員，群起在「立法院」倒馬，在這次的「立法院」會期開始，更大肆阻擋「行政院長」江宜樺，讓他沒法開閣做提案，硬硬迫退所有官員到院議事，令到所有重大政府提案無法過關，「核四提案」、「服貿法提案」兩大急待成事的民生大計，都被擱下來。

在此同時，柯建銘也領導綠軍反擊指特偵組辦他的專案時，有不法監聽之嫌，在他和特偵組長辯論過程中，發覺監聽他的電話號碼竟將「立院」總機也監聽，特偵組的解說說誤將總機號碼當成是柯的號碼。但這關鍵時刻的鬥爭有此烏龍，對手怎不全面反擊？於是特偵組被罵成特務，合法監聽被罵成非法。不但要迫特偵組負責人的檢察總長黃世銘下台，也開始搞群眾示威倒馬，採用一切可能的機制去扳倒馬。

解散議會重選是馬破局選項

這一來，原本對王不利的「九月政治風暴」，忽轉為「十月政治風暴」，開始對馬有了威脅。這一風向吹轉，搞到鬥鬥雙方騎虎難下，怎麼辦？想不到的是國民黨與輿論界開始有人想到解散「立法院」這一絕招，建議者估計這一招對王有威脅，因為一旦議會重選，國民黨在馬主持下便可大肆動用黨機器將王軍議員摒除出局，連王也可趁機除掉。估計這一步棋可以讓馬有勝算，因為議會惡鬥有害民生大計，少數人操控議會多數人也有失民主的大原則，司法「關說」對法治誰對誰非，也可讓選民來個了斷。

看來在雙方無可能罷休的情況下，馬的招數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了。唯一擔心的是勝算有多大。若以法治鬥法去開打「立法院」選舉，以這5年來議會枉法又不講民主原則的惡劣紀錄，馬領導的國民黨未必鬥不過民進黨。

戴耀廷吹響「亂港」集結號

李幼岐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言行，愈來愈猖狂，愈來愈瘋狂。作為法律學者和副教授，他近日的言行亦愈來愈接近違法的紅線。如此言行，不知何以能「為人師表」？實令人憂心會不會「教壞細路」？而他日前發表的「流血太少論」，更令人懷疑：這個戴副教授是不是要大學生、中學生「多流血」、做「炮灰」，甚至因「流血」太多而喪失生命，以便讓他戴某人撈足「政治油水」。例如，在2016年或2020年成為立法會議員？這可能就是戴耀廷的大想頭。這是戴耀廷的「黃梁夢」嗎？或者，戴耀廷的政治野心還遠不止於此，他是不是想在西方思維及西方勢力支持下，在香港發動一場亂港、禍港的「顏色革命」呢？

戴耀廷日前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港人為民主付出太多了》的文章，該文實質上為「佔中」、為「公民抗命」、為堵路堵路、為製造「流血」事件、為「亂港」、「禍港」吹響了集結

號。很明顯，戴某的這篇文章，其中包含了鼓勵、教唆、煽動學生和年輕「佔中者」採取非法堵路行動的意思，甚至是一種暗示式的指引或命令。香港是法治地區，港人也崇尚法治，戴耀廷白紙黑字鼓吹「多流血」、鼓吹進行不合法的堵路行動，是不是已經涉及違法？這裡希望法律界人士作一探討，也希望司法界對此予以研究。淺見以為，戴某的文章宣揚「流血太少論」，肯定已是違背了香港一貫的法治精神，也肯定此種謬論不利於本港的繁榮和穩定。

謬論之一，戴耀廷說：「在香港為爭民主而坐過牢的、流過血的（不要說坐多久和流多少血了），實在也是太多了。」

謬論之二，戴耀廷說：「我們需要有一定數量的港人，願意付出代價讓『公民抗命』的程度，即進行不合法、非暴力的堵路行動，並要在之後承擔罪責，以產生足夠張力，令北京政府不能逃

避香港民主普選的問題。」荒謬，荒唐，莫此為甚。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地區，哪有鼓吹「流血」、鼓吹「不合法」行動的道理？此種不人道、違人性的「高見」，出諸法律學者之口之手，那更加是猖狂瘋狂的表現。這難免令人要有疑惑：難道這個法律學者是「A貨」？甚至是「B貨」？

既然「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已吹響了「佔中」要「公民抗命」堵路和準備「多流血」，以及「亂港」、「禍港」的集結號，政府方面，尤其是警隊和司法界，也應該有各種應對方案，以做好萬全的準備。一個每年預算開支二千幾百億元的政府，不可能沒有對付戴耀廷之流的辦法，辦法總比困難多。除此之外，廣大市民也有了心理準備，堅定支持政府依法對付主張「多流血」和鼓吹「不合法」堵路行動的戴耀廷之流。